

師

道

甲凱教授

一有師有法，人之大寶；無師無法，人之大殃
—荀子

談師道，應該從兩方面說起，一是教師的地位和做法；一是學生的立場和態度。以前者言，我國的傳統教育是，傳道重於授業。陶鑄品格重於口頭講習。可惜一般的人未必了解到如此的深度，教授學生只重於片段的知識，於是很容易變成教書匠。以後者言，尊師重道，飲水思源本是人生的本份，社會的制約，但青年人難能全懂得這些，於是可愛的青年會變成了「嬉皮」。師道在轉變的社會中，似乎逐漸的爲人所忽略。看看古人，展望未來，不能緘默無言。

教書本是清苦的行業，其被人視爲清高者，是因為其中尚有些道理在。韓愈說：「師者，所以傳道，授業，解惑者也。」姑不論韓文公是不是一位教育家，他給老師下的定義却是很周全的。其中除了授業是指知識技能的傳授之外，所謂解惑並不完全是知識的解惑，應當涉及人生問題，而傳道則指全德教育而言，是教師最大的責任。

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文指知識，行乃行爲，忠信則爲德行。四教之中，德行佔極大份量。孔子又以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爲四科，其中德行列爲最先，凡此都可證明求學當以完成品格爲最重要。孔子說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」（論語學而）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（論語述而），他總是把道德放在前面，強調樹立人格的重要。事實上德行附麗於知識，德行有時不免成爲一個人的粧飾；知識附麗於德行，纔可以造就一個真正的人才，教育家教育學生應該注意及此，學生在學校受教育，也應該如此去做，北醫

所倡：「先學做人再學做醫。」其意義也正是如此。

如果我們進一步檢討古代的教育方式—六藝，我們可以發現當時對德、智發展設想的周密。六藝之說本有兩種：一爲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，一爲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現在先看看前者。禮記經解篇：

「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其爲人也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；疏通知遠，書教也；廣博易良，樂教也；絮靜精微，易教也；恭儉莊敬，禮教也；屬類比事，春秋教也。」

六經雖是古人知識的寶庫，然終極作用仍在陶冶讀者的品性，第二種六藝，中國以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教人的歷史早在孔子以前即已開始。三代之興，寓兵於農，實行文武合一之教，其時標準公民的「士」，士不分文武必須精通六藝，而爲士之師者尤須精通兵法禮律，方能勝任愉快。此六藝之教，禮樂仍屬於德育；射御屬於體育；書數則屬於智育，正合德、智、體三育並重的學說。與現代教育思想甚爲吻合，不得不承認中國爲文化歷史優秀之國。由六藝的教育來看，成德之教約占三分之二，達材之教不過三分之一。古代聖賢大約已體認到當人類喪失其理性，自私戰勝公義的時候，即或受過點知識教育的人，也會偶而發生乖張之行，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部份學生的惡行即是一例，可見成德教育絕不能忽略。

怎樣維護師道的尊嚴，當爲教師所特別關心的事。人爲萬物之靈，學習模仿的本能極強，所以師長對學生，身教確是重於言教。孔子曾大聲急呼：「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？」這話可以用之於「師道」

。以生活教育而言，孔子的：「食不語，寢不言。」「升事，必正立執綏。」「席不正，不坐。」等等都是在言行舉措上樹立規範，使學生容易學習，照着去做。古代以「禮」教人，禮之一字簡單來說就是「秩序」。長幼有序，先後有序，能使任何公共場所立時改觀，其作用不謂不大。荀子修身篇：

「禮者，所以正身也；師者，所以正禮也；無禮，何以正身？無師，吾安之禮之爲是也？禮然而然，則是情安禮也；師云師云，則是知若師也。」

爲人師表者誠能如此負起正身安禮的責任，師道自然尊嚴，教導學生也就容易多了。

很多教書的人不能了解學生的心理，費盡力氣難以討好，講的人儘管天花亂墜，聽的人偏偏一心似有鴻鵠將至，如此不僅不能收到傳授知識的效果，教化的力量更談不到了。荀子儒教篇說：

「有師有法；知則速通；勇則速威；能則速成；察則速盡；辯則速論。」

這是懂得教育心理的說法，所謂「以善先人者謂之教」，鑑於人類學習的本能，爲師之道，先須研究心理。孔子的教育方法是「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（論語述而）「求也退，故進之。」（論語先進）所以顏淵讚美他：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」有一次儒悲求見失禮，孔子要用一種特別的方式教導他，事見論語陽貨：

「儒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，取瑟而歌，使人聞之。」

這種旁諷的做法，很合乎心理學上暗示的原理，孔子不愧爲一大教育家。是以爲原壤之狂，子路之野，子貢之辯，冉求之吝，大多受其感化而成爲仁厚君子。甚至於大盜如顏涿聚（見呂覽尊師篇）一旦側身門下，亦能一心向善，成一個人材。心理轉變之能力大哉！

談到一些爲師之道，應該再談談敬師之道。我們於「師」之定義，既賦以道之承受與傳播之責任，尊師與重道便成爲做人的條件，不僅是學生的本份。按照我們的邏輯，尊師即所以重道；重道則必須尊師，二者是不可分的。但是當前功利主義盛行，人愈來愈重視理實。生存的意義和上進的意識隱晦而不顯，於是不論施教或受教，一若販賣貨物然

，討價還價外，還要稱斤論兩。師道云乎哉，到那裡去我呢？古代的老師有經師（授知識）和人師（立規範）之別，但不論經師或人師，學生的恭敬是一成不變的。程門立雪的故事不僅看出師道的尊嚴，也看出學生的可愛。我們現在雖然不必再說「一日爲師終身爲父」的話，但「有師有法，人之大寶；無師無法，人之大殃。」確是指出人類文化進步的條件，年青的學者尙望三復斯言。

